

胡友松与李宗仁的忘年恋

童年的记忆

1939年，胡友松出生在旧中国的十里洋场——上海。幼年时的胡友松名叫胡若梅，那是母亲胡蝶为她起的名字，意思是希望女儿如梅花一般美丽坚强。因为是胡蝶的私生女，若梅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她也从来没有问过。

对于自己的童年，若梅最愿意提起的是各色干妈——那些军官的太太们。可以看出，胡友松老人更愿意让人知道的，是她和同龄孩子相比，有更多的漂亮衣服，有更多的机会坐高级小轿车，比他们见了更多的世面。胡若梅其实没有家，尽管她不愿意承认。从小，她就住在酒店的长包房里，而她的母亲胡蝶忙于拍戏，两三个月才能回来见女儿一面。6岁时，不幸染上了湿疹，在医生的建议下，胡蝶委托军阀张宗昌的姨太太沈文芝，带着若梅到气候相对干燥的北京定居。

1949年初，李宗仁出任已经风雨飘摇的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这时，意识到时局变化的胡蝶只身奔赴香港。胡蝶离开时的心境无人知晓，但她的离去，却让独自留在养母沈文芝身边的若梅，开始了苦难的少年生活。寒冬腊月，养母一边叫着“这不是你家，找你妈去，”一边将若梅从床上拖起来，赶出家门。“我一直走到了什刹海，我大喊‘妈，你接我来吧！’”胡友松说，绝望的她当时连死的心都有。“我真想跳河，但那时候冰很厚，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北京的正月，寒风凛冽，若梅冻得瑟瑟发抖，无处可去的她最终还是回到养母家，任凭养母虐待。

新中国成立后，若梅逐渐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进入了中学读书。她把名字改成了友松，她想努力融入社会，但是在浮华中长大的她，和那个火红的年代显得格格不入。“特别是家庭出身，我什么都不想填，最多只写有一个养母。”不

幸的是，过往的一切还是被查了出来，胡友松的名字被从第一批入团的名单中撤了下来。

如一株孤寂的花朵，胡友松的青春在沉默中度过，中学毕业后，她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做了一名护士。

年龄悬殊的老夫妻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终于返回了祖国。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的回归，在当时是颇具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而此时此刻，正在通县医疗队劳动的胡友松，也从广播里第一次听到了李宗仁的名字。“第一条新闻，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回国。我想国民党的总统回到共产党这儿，惊讶。他待遇很高，除了毛泽东以外，国家领导人上都上机场迎接他，我觉得这个人了不起！”胡友松不会想到，一年后，27岁的她竟然会嫁给这位已76岁高龄的李宗仁，成为李宗仁的第三任太太。

1966年，刚归国一年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因乳腺癌病逝。老年丧偶的李宗仁在孤独中萌生找一个人陪伴的想法，秘书程思远着手为他物色人选。这时，程思远的一个朋友，曾经给胡蝶改过剧本的翻译家张成仁想到了胡友松。

于是，胡友松坐上了久违20多年的小轿车。“我问他们要带我上哪儿啊？他们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轿车驶进一个大门，胡友松走下轿车，“一位穿军装的警卫过来开门，那个走廊很长，走到大客厅他们说，这是李宗仁先生。”30年后，回忆起当初见李宗仁的一幕，胡友松十分清晰，“我想象李宗仁一定挺高大的，其实不高。可是，很有军人那个气质，说话很洪亮。”

李宗仁则是一下子就迷上了胡友松。为此有关领导专门找胡友松做思想工作。尽管是白发配红颜，但胡友松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说起此事，胡友松的坦

率令人惊讶：“只要跟李宗仁结婚，我的一切都改变了。医院不用去了，生活条件变了，个人处境也变了，我可以彻底地走出那个老太婆(养母)的家了。”

温暖的婚姻生活

1966年7月26日，27岁的胡友松与76岁的李宗仁在北京的“李宗仁公馆”举行了婚礼。结婚晚宴规模不大，参加的只是李宗仁的一些老部下和几个民主人士。

婚礼以后，李宗仁和胡友松被安排到北戴河休养。从这个陌生的地方，这对老夫夫妻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他又像我的长辈，又是我丈夫，反正很难用语言来表达那种我那复杂的心情。”说起和丈夫相处的细节，你依然可以感到胡友松从这段婚姻中获得的温暖。“我在我的卧室睡觉，他每天夜里要给我的卧室上我那儿看一看，给我盖个被子什么的。后来我就烦了，跟他说以后不要来吵我，因为那时候我神经衰弱很厉害。后来他还是去，但是光着脚不穿鞋，怕吵我。”还有一回，胡友松肚子疼，李宗仁告诉她吃4两南瓜子可以解痛。“我就发火，我说这怎么吃。晚上，李先生把4两瓜子全磕成了瓜子仁儿。第二天我一醒，哎呀，那一盘啊。李先生说，若梅我把瓜子都给你嗑出来了，你就这么吃吧。”面对丈夫的体贴，胡友松哭了。

当胡友松开始享受幸福与归宿感的时候，窗外的世界已经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而风雨飘摇。看着身边的那些将军司令纷纷被批斗，原本谈笑风生的李宗仁变得沉默了。

1969年1月30日，在年轻妻子的陪伴下，78岁的李宗仁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一谈起李宗仁辞世前的细节，胡友松马上变得十分低沉和烦躁。可以想象，那是她生命中痛苦的时刻。那一刻，给过她温暖的人即将离去，她将从此不得不独

自面对生活和复杂的政治环境……

让人感叹的人生总结

胡友松是个要强的女人。与李宗仁结婚前，刚进李公馆，她就向工作人员声明：“我不管钱，所有存折、钥匙都不管，也不继承财产，我只负责照顾李先生的起居。”胡友松履行了她的诺言。正是她无微不至的看护，使李宗仁在临终前倍感欣慰。

李宗仁逝世后，上级领导曾批示：李宗仁的遗产由胡友松继承。从1969年至今，胡友松先后把李宗仁留下的20余万元现金上缴国库，并把李宗仁的大量遗物捐赠给了中国历史档案馆、广西李宗仁官邸和山东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

丈夫离去后，胡友松的厄运便接踵而至。那时，“文革”愈演愈烈，胡友松先是被赶出李公馆，后又披上“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参加劳动。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胡友松改名为王曦。一个“曦”字，道尽了她对美好生活的企盼。1年后，在周总理的关照下，胡友松回到了北京。

“文革”结束后，胡友松被分配到了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胡友松又结了一次婚。

1989年，81岁高龄的胡蝶在加拿大病逝。她的临终遗言是，“蝴蝶要飞走了。”几年后，胡友松才在北京得知胡蝶去世的消息。她不知道母亲当年的样子，她更不知道胡蝶“飞”走时是否还记得有个女儿叫若梅！

如今的胡友松，尽管生活平淡如水，但与两个传奇人物——胡蝶和李宗仁的特殊关系，使她仍然与众不同。让她总结自己的一生，她只说了4个字：“一声叹息！”

摘自《现代家庭》



显微镜

清宣统初年，直隶总督端方遭到弹劾。理由是慈禧太后的葬礼上，他放让别人给隆裕皇后(光绪皇帝的妻子)拍照。

其实，这不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既然犯到李国杰的手上，可够他喝一壶的了。

李国杰是谁呀？李鸿章的孙子，世袭侯爵。

那么，端方和李国杰又有什么过节呢？

原来，当年李国杰的岳父杨某跟别人争婢女，讼到了公堂。端方认为朝廷命官如此做事实在不堪，于是参了杨某一本，将他革职了。杨某回家对自己的子女们说，以后你们要给我报仇啊！我咽不下这口气！李国杰记住了岳父这句话，时时盯住机会准备报复端方。

此刻，他以功臣后代的身份跪在隆裕皇后面前，声泪俱下地说道：今日国衰，而封疆大吏却跋扈至此，如果不严惩，强

国会越来越肆无忌惮，幼主如何树威啊！说完，脑袋像鸡啄碎米一样乱磕。隆裕皇后为之动容，立刻命令把端方撤职查办。一时朝野震动。

官员们为了一己私利而无限上纲、随意参劾的事情，数不胜数。当年，李国杰的爷爷李鸿章也在这上面吃过亏。那一次，李鸿章去颐和园觐见慈禧太后，回来时途经圆明园，一时兴起，便在里面逛了一会，浏览一下遗迹。很快，小报告打到了慈禧那里，称李鸿章私闯禁地。慈禧没拿当回事，一个朝廷重臣，顺脚逛一下圆明园，这有什么要紧？因为慈禧不以为意，这件事就摆下了。几天后，光绪皇帝到圆明园疗养，小报告又递了上来。于是命令部议处罚，

宫女很少在社会上公开活动，而第一份名单上十人中竟有二人，说明参加者不在少数；令人惊讶的是，自号“清虚无为”的道士也加入了购彩票大军，表明彩票对社会确有极大的吸引力。

彩票在历史上究竟是誰发明，至今没定论。在中国，只知道公元前100年，匈奴人发明了一种叫做科诺的赌博法，把由抽彩募集来的资金用于抵御外族侵略。

彩票风行中国的盛况，也并非今天才独有。早在晚清时期，就曾掀起过中国历史上首次彩票风行的浪潮。在清末，彩票卖得十分火爆。在湖北武昌“每一大街，长不过二百码，而售彩票者，竟有四家：凡彩票之店，装饰华丽，颇动人目。”“大街小巷，招牌林立者，售彩票之处也；儿童走卒，立谈偶语者，买彩票之事也。”1901年，中国彩票销售中心上海，正式注册的彩票公司有11家，每月销售17万张彩票，月销售额达到85万元，很是畅销。

彩票在当时是个热门话题，为人们所追捧，如现在的人们谈股票一样平常。清末彩票何以如此畅销？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买彩票，大都当然都是冲着中彩去的，尤其想着中头彩。当时的中彩率虽说是万分之一，但彩金一般不会少于一万元，据说在当时的价值差不多相当于一幢洋楼。

闵杰在《清末彩票何以畅销》一文中说：“到1905年以后，上海的彩票公司加大彩票发行量，相应的增加头彩的彩金，各省争相仿效。湖北彩票公司、安徽铁路彩票公司的头彩都达到了十万元。十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创办资本不到一万元，十万元是一家中型企业。如果头彩得主将彩金用于投资，可以稳稳当地做个企业家，成为小城市里的大阔

佬。清末人对彩票趋之若鹜，这是第一个原因。”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侵占北京等地的十一个国家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后，要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既要给西方赔款，又要使民族和国家强大，清政府将赔款分摊到各省进行筹集，想尽各种办法多方筹集。张之洞想到了彩票筹集资金的办法。在张之洞发行彩票筹资的影响下，不少省份也纷纷奏请发行彩票，如1905年12月29日、河南巡抚陈夔龙奏本：“豫省兴办农工商一切要政，需款甚函，请仿照湖北、江南等省开办协捐彩票。下部知之。”

发行了这么多彩票，那么是些什么人在买呢？闵杰先生著文说：“晚

命令：‘军机重地，有上台阶者处斩’。张之洞不是军机大臣，当然不敢进去。不过，由于纲常沦废，早没人拿这条命令当回事了。由于张之洞坚决不进去，其他军机大臣只好走出来，在外面和他商量事情。

张之洞也算见过大世面的人物了。但树大招风，越大越要遵守法纪，以免被别人抓住把柄。这样看来，官员们互相监督，似乎很有利于纯洁官僚队伍。其实不然，官员们互相挑的都是小毛病，大毛病谁也不敢挑，比如贪污受贿、懈怠渎职。你挑吧，挑来挑去没准就要挑到自己头上。因为大家都如此行事，反而成了行规，也就是说，大家的屁股都不干净。他们互相拿着显微镜照对方，只照小疮，不照内伤。于是，国家就败坏在了他们手上。

摘自《联谊报》

清末彩票发行盛况

清彩票一张5元，分割成10条卖，每条5角，穷人也买得起，头彩10000元，每一条得彩1000元。综合两份名单，得彩人有店主、店员、商人、小贩、厨师、作坊主，大多是一些城市里的中下层人，此外还有洋人和洋行里的人；妇女很少在社会上公开活动中，而第一份名单上十人中竟有二人，说明参加者不在少数；令人惊讶的是，自号“清虚无为”的道士也加入了购彩票大军，表明彩票对社会确有极大的吸引力。两份名单上都无农村住址，说明在1900年彩票初起之时，农民购买者很少。中国农民被卷入彩票市场是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强行派发湖北总督张开的。”

摘自《现代家庭报》

美文闲读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迷恋红颜九百年

九百年的光阴在人世间流走，花凋无声，叶落无影。一方残阳斜铺成诗笺，由暮色里，那柔风摇动的梧桐叶，看到在梦境中才有过的曼妙红颜。以心的维度仰视她绝代的才华，感叹她凄美的爱情，领略她巾帼的英气，痛惜她惨淡的晚景。以此，来纪念心中的易安。

清照的曼妙身姿遮掩不住她盖世的才华。十六岁时即写下《浣溪中兴词》和张文彦一首：“五十年功如电扫……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珠翠踏尽香尘埃。”诗中揭示了她唐玄宗晚年沉迷色欲是导致“安史之乱”悲剧命运的根源，她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玄宗、肃宗等腐败无能的最高统治者的一切奸佞之徒，表现出卓尔不凡的见解。宋代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云：“(清照)自少年即有诗名，力可华瞻，逼近前辈。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

1982年冬天，经过北极，转飞温哥华，经过温哥华，抵达了大约生存着1200万人口的墨西哥城。初抵墨西哥的大都会，又可以讲西班牙语，心情上欢喜得发狂，因为不需再用英语了。

对于某些女人来说，墨西哥风味的衣饰可能完全不能适合于她们。可是在台湾，就齐豫和我来说，这对民族风味的东西，好似是为我们定做的一样。

抵达墨西哥，不过是一场长途旅行的首站，以后全部中南美洲都得慢慢去走。而我，身为一个女人，完全忘掉了这场长途旅行绝对不可以犯的禁忌，就是买东西。

当我走在墨西哥城内所谓的“玫瑰区”时，被那些

李蕴薇

易安清丽的背影后，有着两段同样刻骨铭心的婚姻。那还是豆蔻年华的易安，少女的婉约与柔情，青春与妩媚，急急“和羞走”，眉间自有一股媚惑，徘徊在矜持与好奇中，顾盼生姿，只得“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同是年少有才的赵明诚，梦醒时分依稀记得梦中吟诵的奇文：“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地边土落。”不禁大喜。是呀，名动京华的词女，除了易安还有谁人呢？婚后，夫妇俩琴瑟相和，传为一段佳话。重阳节时，明诚又外出搜集金石，易安填词《醉花阴》以示相思。明诚收到后，废寝忘食三天三夜，作词五十余首，却也无法超越那人“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绝佳。明诚的死，揉碎了词女的心，“吹箫人去玉楼空，断肠有谁同倚”。易安的后半生里，在亡国之恨、丧夫之痛、通敌之罪后又惨遭骗婚，使身体羸弱的

她又备受凌辱折磨，也因而入狱。这道易安心中深深的伤口让她对这件事写下：“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弦外之下材。”

清照婉约淡雅的眉间也会闪现着男儿般的英气。宋室南渡，面对破碎的家国山河，为了收复丧失的国土，她“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甚至想要效仿木兰，领兵杀敌，中兴宋室，“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火热的拳拳爱国之心，雄健浩然之气，苍天可鉴；沉痛激愤，慷慨悲情，充塞天地。南迁途中，行至乌江镇，清照得知这就是当年西楚霸王兵败自刎的地方，不觉心潮起伏，面对浩浩江面，她吟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千古绝唱。短短二十字，歌颂了项羽不肯苟且偷生、渡江而东的英雄壮举，也批判了南宋小朝廷苟安江东，不图北上的投降态

那双眼睛

披风、衬衫、裙子、毡子弄得发狂，一心只想尽可能的买个够，至于能不能带着走，谁又去想它呢。

于是，我在挂着布料的小摊子之间穿梭，好似游荡一般东摸摸、西探探，迷惑在全然的幸福里。这种滋味，在一般百货公司陈列的衣物中，是找不到的。

好在买的衣物不是棉的就是麻的，它们可以折成很小，也耐得住气。买了一大包东西，不死心，再跑到帘子后面去试一件衬衫。当我穿好衣服，拉开布幔，跑去照镜子的时候，一双深黑含悲的大眼睛，从镜子里注视着

三毛

我转身，看见了那个专卖铜器的摊位，在那摊位边，坐着一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年。我盯住他看，眼神交错了一下，彼此笑了笑，可是即使是微笑着，那个少年的黑眼睛里，还是藏着忧伤。

他的摊子，完全没有一个人驻脚。

看了一下那堆铜器，打量了一下它们的体积。计算了一下行李的空间，这，就狠心不去看他了。不行，再怎么美吧，也不能买。太占地方了，除非把刚刚买下的衣服全都丢掉。少年的那双眼神，从那年半艰苦的中南美之旅中，没有释放过我。

只因没有买下那个摊子上的铜器，使我背负了那么重的歉疚感一站一站的走下去。

半年之后，旅行已到尾声，重新回到墨西哥城去转机回台。我发觉，如果咬一咬牙，手提车还可以再加一两样东西，就这么欢天喜地的往“玫瑰区”奔去。半年了，那个摊子还在，那双少年的眼睛，一样含悲。

我挑了两只紫铜的壶，没有讲价，快快地把钱交给这个少年。那时，我的心，终于得到了一点点自由。我走时，忍不住回过头去，再看他一眼。这一回，他的那双眼神，仍然躲着一丝忧伤，于是我想，他的哀愁，和买卖一点关系也没有。就因为这回头，反而更难过了。

摘自《我的宝贝》